

暑气蒸腾。锄草人的草帽下，汗滴染上黑灰，从额头到两腮，落地摔成八瓣。蝉声泼在树影里，田埂上的稻穗早已灌浆，低着头仿佛在蘸墨一笔一画书写着五谷丰登。河水都是温热的，水桶拎起，一河红霞搅得粉碎。傍晚，劳作的男女踩着一脚污泥回家，鞋印烙在青石板上，一步步淡下去，转眼被暮色吞没。

晒场竹床上乘凉的人，手捧粗瓷大碗，米粥沉浮起几节咸豇豆，几根萝卜干，几片咸菜。晚饭后，丝毫未见凉意，蒲扇一刻不停，摇碎满天星斗，摇出稻花芳香。

处处燥热，山地倒是阴凉，草浅处可卧可眠可立可坐，或捧书闲翻，不知不觉，日影西斜。在山村走夜路最有意思，只是人的胆子要大些。长辈告诉我，哪里闹鬼，哪里有蛇。那些地方，我总不敢去，哪怕白天心里也有怯意。后来才知道，世上还有远远比它们更阴森的东西。

村里处处是山，一日过一个山嘴，祖父说那里是胡蛮牛墓地。

胡蛮牛是同宗先祖，相传熊腰虎背，豹头环眼，身高八尺，力大无穷，虽是耕种为生，却一味好舞枪弄棒，勇盖一方，真名遂佚，人人称呼他蛮牛。一日乡里有强寇来犯，先派人探风。遇见探子，胡蛮牛知道来者不善，抱起老牛如婴儿般去池塘边清洗牛蹄，探子哪里见过这般惊人神力，吓出一身冷汗，咋舌不已，强人从此不敢来犯。

祖父说胡蛮牛有条铁扁担，重八十八斤八两八钱，双手舞动起来，快如风，水泼不进一星半点，像有精光护体。这故事小时候听得欢喜无限向往无限。那时候刚读到演义明初故事的《英烈传》，为我乡也有常遇春、胡大海一般人物心生几股豪气，又可惜他生不逢时，生不逢地，一生委屈乡里，倘或他在隋唐，或许也是位列凌烟阁上的英雄。

走在乡野路上，周围的黑暗只是浓，几窗暗淡的灯火淡淡亮着，鼻底处处是青草、河水、池塘的新绿气息。有月亮更好，草地就像撒满了白糖，走上去软软的，很舒服。暑气开始淡下去，懒散在田野里。

田埂毛豆出来了，连根拔起，连豆荚一起剥壳。毛豆炒肉丝炒青椒，或者做

汤，有很好滋味。将粳米小火慢炒，磨成粉，与肉汤、毛豆米、辣椒末混拌一起，做成粳米圆子，放笼里蒸熟即可。粉肉如玉，辣椒通红，毛豆碧绿，颜色好，滋味更好，每每有吮指之乐。后来，再也没见过那样好吃的粳米圆子，更没有吃过让人吮指的食物了。

玉米又青又壮，长出褐色须子，掰下一个，连皮壳埋进灶火烧得金黄，捧在手里吃了，手是黑的，嘴角也是黑的。照照镜子，人笑了，镜子也笑了。从地里抠出早熟的红薯，塞进灶膛柴火里，半下午，劳作回来，扒拉灶灰，红薯烤熟了，或粉瓢或红瓢。粉瓢红薯粉扑扑，近乎板栗，红瓢红薯细腻香甜。

七月七日，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，老人都有些欣然，为牛郎喜，也为织女喜。夜里乘凉，不时抬头看看天，低声说几句王母娘娘的不是。传说织女是天庭仙家，擅长织布，每日在天空织彩霞。有一天她偷偷下凡，私嫁牛郎，二人男耕女织。此事惹怒了王母娘娘，令天兵天将把织女捉回天宫，王母娘娘取下发簪一挥，天空现出一条银河，从此牛郎织女天各一方，只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相会一次。

尚未出伏，天天烈日高悬，热得狠了。天刚煞黑，家家户户搬出凉床，有人坐着，有人躺着。晚饭后，星光下轻声细语或者欢声笑语。有邻人在塘埂通宵乘凉，天亮才回家。那时候刚读过一本传奇，忘记哪朝人写的，说有人喜欢在月亮地夜寝，时间久了，额头渐渐鼓大，痛不可耐，利刃割开皮肉，赫然一枚琥珀。时常想告诉那个通宵乘凉的人，可是一直没能说出口。眼见他周身如故，并无异样，心里暗暗放下一块石头。

暑天，食欲不振，嫌米饭太硬，吃两碗锅巴汤便罢了。锅巴汤做法简单，铁锅煮饭，水开后稍焖片刻，用笊箕沥尽米汤，将半生的饭坯倒锅中，以火烧之，饭熟时，不忙开灶，让锅底米饭烧至焦黄，是为锅巴。锅巴以铁铲分成数块，倒入米汤，就成了清香四溢的锅巴汤了。嫌汤不够滚，添把柴火再烧一下。

干锅巴闻来香，吃来脆，甚是适口，不过年老齿



月光城 散文

暑气蒸腾

胡竹峰

幼者不很适宜，且不易消化。放入米汤后的锅巴泡得软软的，容易入口，风味也佳。吃锅巴汤，配咸菜滋味更好。黄灿灿的豇豆、碧翠的黄瓜、红艳的辣椒、赭黄的雪里蕻、雪白的小葱头、脆蹦蹦的白萝卜，以此佐餐，妙不可言。

日子寡淡太久，格外盼过年。时间倒流，浒村破旧瓦屋下一个小小顽童拽着祖母衣角，亦步亦趋，形影不离。顽童总好问：“奶呀，么会子过年喏？”今天问明天还问，祖母不厌其烦，手指西边那个叫黄泥沟的山头说：“等太阳从那里落山就过年了。”顽童恨不得有通天本领，把太阳拽过去，按住它的脑袋从黄泥沟落山。

转眼七月半，这天鬼节。家家户户在稻床外或者塘埂上画圈烧纸钱，烧给先人也烧给过路的孤魂野鬼。以草纸剪出冥衣，再折些冥钱之类烧化，谓之小鬼抢衣。

鬼节夜，须紧闭大门，尤其不让孩子出门。老人说孩子火焰低，出门会撞煞。村民最怕火焰低，说老人、孩子、女人火焰低。所谓火焰，是人的元气和阳气。晚上梳头，降火焰；晚上照镜子，也降火焰；更不能在夜里吹口哨，容易招鬼。人人深信不疑，时过境迁，想来虽属无稽，到底烂漫在焉。

河水浅了，石头在烈日下暴晒，干渴欲裂。池塘干了半个多月，塘泥裂口一条又一条，泥鳅干得像一截枯木，僵在那里。村口几个老人窃窃私语，他们打算求雨了。

浒村旧属楚地，尚巫。夏季水稻成长，干旱足以令农人食不知味，寝不能眠。人说龙王司雨，按照传说中的样子给龙王雕了木身，逢初一、十五带香纸爆竹之类参拜，为保一方风调雨顺。龙王庙很小，一座小殿和两间偏房而已，农民就近打理。偶尔天公不作美，迟迟不见雨水，塘泥结成一块块实心疙瘩，龇咧缝隙，面目狰狞。时令酷热，龙王不赐甘霖，这时就要求其施雨了。

求雨前先起水。众人推举出个有名望的老者做主祭，向龙王询问起水方向。议好日期，主祭人沐浴更衣，龙王座前进香，跪蒲团上叩头，用两块木片做成的咬向龙王请示，东南西北

四方一一问到。问到某个方位，咬扔在地上刚好一正一反，就是龙王神谕的起水方向。

定好方向，七名童子组一支取水队，手执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七色旗，几个村民敲锣打鼓，从庙里抬走龙王木身，到起水方向寻一眼泉，以瓦罐取水，取鲜竹枝，留三片叶，在瓦罐内沾水，轻轻洒在地上，大声高呼：“老天爷，你赶快下雨哦！地上禾苗干得伤心。”村人一路喊叫祈祷，不多时，来到专门为此搭建的求雨台上。求雨的人面向北方长跪不起，磕头再磕头，仰望苍天，此曰拜北斗星君。一时间，全村老少咸集，一齐向天求雨。人跪在干裂的土地上，额头磕破了，血水与汗水从眉宇之间涔涔而下，急红的眼睛充满焦渴，期盼赶紧下场雨。

苦苦跪拜几天，天不改色，农人开始不耐烦，心里聒噪，渐渐生出恼怒。几个蛮汉气不过，跑去庙里将龙王扔到烈日下曝晒，或者三步一打，拖木身到河堤受刑，再扔进水潭泡几天，求雨闹剧彻底收场。

老天总会下雨，雨终于来了。干旱太久，大地燥热，雨落下，扬起浮尘，鼻底悠悠荡荡是土灰气息。雨过天晴，山间常有彩虹桥，是拱形的七彩光谱，巨大迷幻，由外圈至内圈呈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七种颜色，就像求雨的七色旗幻化而成。下雨后，农人依旧归功于龙王布施，慌忙安置好神位，庙里庙外张灯结彩，摆设香案，答谢那个多有冒犯的水雕，磕头谢罪。前额重重碰在地上，砰然有声，嘴里一遍遍念叨：只请龙王老爷宽宏大量，神人不记凡人过。只请龙王老爷宽宏大量，神人不记凡人过……龙王在神龛里动也不动，静静看着。

兴许龙王神威不足，村民又请回若干菩萨，龙王挪至一旁，庙改名众神庙，后来又改为云浒庙，村里秀才用毛笔题上匾额。

童年去庙里玩，想起《西游记》事，龙王唯唯诺诺，法术并不出众，心里对眼前的雕像生不出太多敬意。后来听说龙王真身被人带走他乡，庙祝只能换尊小些的摆上去。不独人生命运多舛，龙王身世竟也如此坎坷如此无奈。